

昆曲「非遗日」之际，上海昆剧团在天蟾逸夫舞台连演两晚

# 今年「非遗日」，对「昆大班」「昆三班」意义非凡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又是一年昆曲“非遗日”，今年却又格外不同。今年不仅是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3周年，亦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昆剧演员“昆大班”从艺70周年，同时也是“昆三班”进入上海昆剧团第30个年头。三喜临门之际，上海昆剧团5月17日—18日晚在天蟾逸夫舞台举办主题为“紫紫嫣嫣红开遍”的系列演出。“戏曲艺术重言传身教，上海昆剧在‘代际传承’方面有心胸，有远见。”文艺评论家方家骏向记者感慨，“传统艺术整体就是一个接力，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演出不仅让观众看到艺术的传承，也看到精神的延续。”

## 国宝级艺术家集体亮相，展现“天花板”实力

17日晚，“昆大班”从艺70周年暨“昆三班”入团30周年主题晚会率先登场，包括蔡正仁、梁谷音、岳美缇、张铭荣、张洵澎、计镇华、方洋、王芝泉等众多国宝级昆曲大家带来包括《玉簪记·琴挑》《水浒传·活捉》《邯郸记·三醉》等经典剧目。天蟾逸夫舞台观众满坑满谷，只为见证这场盛会。今年84岁的张洵澎演唱了代表作《雷峰塔·断桥》。“看到有这么多的观众，我感到非常荣幸，我选择的职业，我走的这条昆曲路，是对的。”她笑着对记者表示，“别人问我年龄，我常说自己48岁，我不愿意老，因为我还有许许多多传承的工作要完成。”计镇华则凭借《长生殿·弹词》再次展现了昆曲老生“天花板”的实力，恰逢生日的他兴致颇高，还为观众特地加唱一段【煞尾】。

“我们的感情比亲兄弟、亲姐妹还要亲。”蔡正仁感慨。1954年，“昆大班”从艺学习昆曲，在中国昆曲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70年来，“昆大班”的表演艺术家不仅以卓越的艺术风范，对昆曲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更成为中国昆剧承上启下、复兴繁荣的重要力量。如今，大师们都已步入人生暮年，逐渐淡出舞台，但在幕后为昆曲事业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

在方家骏看来，“昆大班”与“昆三班”的开设都处于关键的时间点——前者为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初期，流散的“传字辈”艺人聚集在一起，不拘一格招收具有艺术天分的学员；后者则在当时面临昆曲人才迫在眉睫的断档问题，“每一个昆曲历史的关键点，都有一批优秀的文化人挺身而出，这是上海文化的‘幸运’。”

## 前辈手把手教学，昆曲传承接力有序

当晚的演出中，观众不仅目睹“昆大班”老艺术家的风采，也看到了难得的师徒同台。1994年，“昆三班”进入上海昆剧团。30年来，他们肩负起“昆大班”的期望与传承，不仅继承传统名剧，也凭借各自的代表作在舞台上熠熠生辉。谷好好、黎安、吴昊、沈洵洵、张军等“昆三班”演员拿出家本领，回溯他们入团30年的艺术成长之路，呈现这一代昆曲人守正创新的成果。

阔别十年，上海昆剧团团长、来自“昆三班”的谷好好再度与老师王芝泉唱响《雷峰塔·水斗》。她难忘上世纪90年代首次和老师同台演出该折的情景。“老师演白娘子，我演小青。老师不断提醒，我们的动作一定要整齐，要像一个人一样。”谷好好笑道，“之后我也演了白娘子，但只要跟老师在一起，我永远是小青。”

相比于一场演出，这更像是一场久别重逢的同学们会。如今“昆三班”留在舞台上的演员不算多，但有不少人坚守在幕后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为昆曲事业发光发热。他们也集体登台，与演员们一起向观众致谢。“每一年我们都与戏曲同仁、曲友戏迷共同庆祝这一节日，铭记昆曲走过的不平凡岁月。今年喜上加喜，上海昆剧团每一位昆曲人也将继续怀揣初心，保护、传承、发展好这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谷好好表示。

18日晚，折子戏集锦专场演出接力登台，以纪录剧场的形式精彩上演。演出以“昆三班”中生代演员为主体，“昆大班”老艺术家压轴亮相，“昆四班”“昆五班”优秀青年演员代表参演。面对不断更迭的观众审美，历史悠久的昆曲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都希望收获更多观众。“昆曲的受众群体较以往已有很大改观，这是注重观众、不断尝试努力的结果。年轻的‘昆五班’乃至未来的‘昆六班’在继承正统、追求发声科学化的同时，也要富有创意地打造精品。什么是精致的艺术、真诚的艺术，观众一看便了然于心。”方家骏表示。

## 《庆余年第二季》开播，央视及视频平台热度创新高

# 喜感开局，理想主义初露真容

■本报记者 王彦

由猫腻网络小说改编的《庆余年第二季》上周回归，点燃等待了近五年的观众们的热情。酷云实时数据显示，央视八套一开播收视率即破2.23%，领跑同时段频道；该剧在腾讯视频热度值破33636，也创下平台热度值历史最高纪录。

《庆余年》的故事围绕一个名叫“范闲”的青年展开。他既是站在未来视角、有着高智商的闯入者，也是身怀秘密、与各路人马牵涉颇深的庆帝之子。编剧王倦介绍，剧作的第一季介绍故事的世界观与主要人物，内核是范闲发现世界真相、想要寻找自我的过程；新的一季故事开始走深，范闲想为他所处的世界向善改变付诸行动。

周末更新的剧情里，画面为老金头翻成黑白，时间暂停那一刻，“梦回滕梓荆”也好，为“王法总得让人看见”的热血台词触动也罢，激起无数观众反响——《庆余年》这个大IP吸引人的底牌，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喜感开局后，更深层的情感体验、理想主义初露真容。

## 主角的“不爽”，才是不变的“配方”

续集难工似乎已是国产剧界的集体难题。难在前作口碑在先，难在观众品位升维，难在空窗期里同类型作品造成的审美疲劳。一部合格续集要被观众认可，延续“配方”仅仅是第一步。

回首《庆余年第一季》，一边是范闲的插科打诨举重若轻，一边是封建皇权世界的谋略和抗争。随着“现代思维闯入古代世界制造的反差感”新鲜度衰减，观众品出故事真正的涵义与好处，并不是在范闲身份背景、智识背景制造的“爽感”，也不是猫腻原作赋予主角的各位“富爸爸”托着他于权力中心一路披荆斩棘。恰恰相反，主角的“不爽”，那些他的至暗时刻才是。比如滕梓荆的离去，当身边人都说“死的不过是个体户”，范闲内心对追求人人平等的新世界的渴望达到极致。

《庆余年第二季》前几集又有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死在范闲眼前。老金头，一名双手长茧、脚踏黄泥、满目茫然的菜农，被管事太监罚得倾家荡产，唯一的女儿流落风尘。以范闲的身手，当街



《庆余年第二季》上周回归，点燃等待了近五年的观众们的热情。

手刃凶手并非不能，而是不为。作为这世界的来客，他深知造成小人物蝼蚁般悲剧的绝非一两个恶人，而是那世代沿袭的皇权规则。只是，以一己之力要撼动这习以为常的规则，要推翻天下人默认的理念，谈何容易。曾经，范闲的母亲叶轻眉努力过。她留下的碑文上有一句“无不自之冤，无强加之罪，遵法如仗剑”，这源于叶轻眉所追求的法治社会，她当初成立鉴查院即是在异世界抛下了锚，最终为此付出生命，理想搁浅。如今，和母亲拥有同类灵魂的范闲以现代文明的思维孤身挑战庞大的封建权力，没有“爽文”降解后的易如反掌，每一步其实都在刀尖行走。

该剧主演张若昀说，第一季中，初来乍到的范闲遇见母亲留下的石碑，虽认同但更觉碑文所述过于理想化；第二季，他在困局中渐渐走向和母亲一样的道路，“为世界的改变而努力，哪怕改变一丁点也是好的”。范闲的故事并非全胜叙事。认准了这条准则，《庆余年》系列想要勾勒的赤子心方显重量。而无论境遇，始终不弃对理想的追逐，主角在

逆风行船时的“不爽”，也才构成了第二季延续第一季的不爽“配方”。

## 群像的“精神图鉴”，观众共情的空间

知名导演郑晓龙有个发人深省的说法：“古装剧也要有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不同于现实题材，它是一种创作手法，剧作的优秀与否不在于主角是否身穿当代服装，在于是否恪守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古装剧也要从真实的人、事、物的逻辑出发，通过对当下和过往两种时空的把握，呈现其发展轨迹和规律，触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观照。”换言之，古装剧如何找到古代人物、虚构角色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联结，决定剧集能引发多大共情空间。

《庆余年第二季》，出使北齐后回归的范闲以“假死”之招回到南庆。沿途的光怪陆离制造大量笑料，不过，事情从第四集起图穷匕见，曾经只负责喜感的一些配角在困局中开始“成长”。从网友的评价不难看出，群像的“精神图鉴”，与观

众有共情的联结点。

言冰云父子有一场重头戏。父亲问，难道你忠于国不是忠于君。儿子答：国高于一切，帝王固然身系天下，但个体终究没有国重要，“家国至上，不是您教我的吗”。如果说范思辙的“求认可”让现实中的青年人感同身受，那么言冰云的反叛、“忤逆”带来了更深一步的价值共振。

王启年的变化亦被观众看在眼里。身处风云诡谲的鉴查院，审时度势与利益优先曾是他生存法则的一体两面。第二季中，邓子越与检疏司暗通款曲，被“打点”的王启年破天荒上缴银票，为救济困苦的百姓。他的选择既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觉悟，何尝不是范闲影响下“为生民立命”的觉醒。

这组群像在嬉笑怒骂间生出成长的弧光，回答着“人生该怎样度过”的问题，激荡着“构建理想世界”的赤子心。那天，鉴查院里气氛凝重，范闲提问众人，是否记得入仕时的初衷“求吏治清明，保百姓安宁”。一代一代，世界会更迭。剧中人所长，也是剧外观众所愿。

# 90岁的《雷雨》为何受到当下观众的喜爱

■本报记者 宣晶

三十载的恩怨情仇，两人的陈年往事，八个角色的复杂人生，共同构筑了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成熟里程碑”的《雷雨》。今年是《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一批各具特质的舞台作品陆续与观众见面：北京人艺版依旧鲜活，上海戏剧学院教师版诚意十足，沪语版话剧推陈出新，舞剧《雷雨》别出心裁……

90岁的《雷雨》为何受到当下观众的喜爱？“《雷雨》对时代、对人性的揭示深刻而不直白。全剧没有一个多余角色，人物关系纠缠、错综，这是戏剧，乃至影视剧、文学的要义；台词几乎没有有大段独白，洗练的对白精准体现了人物性格。”文艺评论家方家骏认为，《雷雨》剧本既有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也具有舞台呈现的表演性。“好的艺术作品没有年代限制，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老化、过时。所谓‘经典’，就在于这层意义。”

## 不走寻常路，用肢体演绎雷雨夜

在一众“同题共答”作品中，舞剧《雷雨》当属“标新立异”的呈现。这部由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打造的新作将于7月25日在沪首演。上周末，舞剧《雷雨》在浦东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合联排练。记者赶到现场探班，看看主创和舞者们如何用肢体演绎矛盾爆发的雷雨夜。

《雷雨》的故事环环相扣，而舞剧则打破了原本的时间线，用多线条、多空间的方式重构戏剧。演出开篇展现支离破碎的家庭百态，八个角色一齐聚亮相，以交缠的肢体演绎人与人之间爱恨纠葛。而后，周萍挣扎着冲入人群，以他的视角窥视着潜藏深处的隐秘。“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期待饰演周萍，最终在上海舞台圆梦了。”青年舞蹈家张傲月说，“与话剧相比，舞蹈长在抒情、拙于叙事。比如简单的‘我爱你’三个字，可能需要五分钟的舞段来表达。”为了增强戏剧感染力，他给周萍一角设计了特殊的“手舞”，“用手部姿势来放大脸部表情，凸显人物内心的迷茫”。

随着剧情展开，周朴园、繁漪等角色一一登场，在不断推升着矛盾冲突的同



舞剧《雷雨》剧照。（演出方供图）

时，放出了爱恨嗔痴的情感“猛兽”。“这是一次全新尝试，舞者不能模仿以往话剧或者影视作品中的角色，每一个人都要对角色建立自己的理解。”总编导赵小刚告诉记者，舞剧打破了聚焦大男主、大女主的常规设置，强化群像戏的演绎。在排练教室里，他甚至播放了一下午蔡依林的《骑士精神》，助力扮演四凤和鲁贵的青年演员开拓想象空间。在导演的启发下，鲁贵的饰演者徐立昂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通过舞蹈节奏的变化从细微处调动表演情绪，让人物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悲欢离合交织在《雷雨》的时空里，作曲关鹏以富有张力的音乐，描摹人物内心深处的爱恨和欲望。话剧基调带有强烈悲剧色彩，舞剧的音乐表达相对中性、克制，没有明显的叙事功能，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在尊重原著的基础

上，主创大胆创新，挖掘出“第九个角色”。舞剧以“彩蛋”的形式引入新角色，不仅让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还开掘出不同的哲学思考。“赵小刚认为，这部新作强调肢体冲击力，融合现代舞和古典舞，呈现人性美与悲剧美。”在编排中，我们秉持“以舞带戏”的理念，为主要人物设计了歌咏叹调式的独舞舞段，希望观众能爱上“舞”的本体。

舞剧不走寻常路，却也未尝“魔改”，而是以现代美学重塑《雷雨》，舞美、服装不落窠臼。舞台上没有具象的“周公馆”，取而代之的是一截俯瞰的回字形楼梯，成为通往角色灵魂深处的通道。“这个楼梯空间深邃而压抑，仿佛漩涡一般，牢牢‘吸’住了每一个人。剧中人深陷其中，他们的生命情感早已干涸枯萎，只剩下空洞的皮囊。”赵小刚说。青年舞蹈家沈徐斌在剧中饰演周朴园，在他看来，舞

剧《雷雨》延伸到当下观众的内心世界，化为心灵愈合的药引，探寻对现代人精神秩序的建构。

## 多重创新表达，展现人性的美好与复杂

这几天，北京人艺的室内室外空间随处可见《雷雨》的印记——“戏剧大道”的《雷雨》剧本墙吸引观众驻足默念；多剧种《雷雨》影像展播涵盖了黄梅戏、吕剧、评弹、甬剧……今年“人艺之友日”的主题正是“雷雨”。上周末，上海宝山沪剧团携方言话剧《雷雨》率先亮相曹禺剧场。这部“讲上海话”的《雷雨》与北京人艺经典版、天津人艺版以及山东省话剧院全本版同台切磋，吸引不少年轻观众慕名而来。“方言是城市的味道，上海话是独特的、浪漫的，也是海派的、包容的。”剧团艺术总监、该剧主演华雯表示，能站在北京舞台，用上海话演一出《雷雨》，“本身就是一份肯定、一份荣耀”。

人们常说，“讲不完的曹禺，演不尽的《雷雨》。”近日，上海戏剧学院出品、濮存昕执导的教师版话剧《雷雨》在上戏实验剧院与观众见面。“上戏人”对《雷雨》倾注了极为深厚的创作情感。自1979年上海戏剧学院演绎《雷雨》开始，到2024年新版《雷雨》创排，这个经典剧目与上戏整整“相伴”45年。在此期间，7个版本的《雷雨》被赋予了多重角度的剖析与创新，从上戏小剧场演到了国家大剧院。新版《雷雨》的所有演员均是上戏表演系专业教师，他们以创新视角赋予角色更鲜活的生命力，展现人性的美好与复杂。

“演员们专注于人物塑造，通用地用身心、语言和动作表达对角色的解读，观众会为新的发现感到震惊和满足。”濮存昕表示，“不重复”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愿望，新版《雷雨》在序幕、尾声、布景和音乐等方面有不同呈现，每个角色也有了新的人物底色。“繁漪的苦并非外在渲染的神经质表象，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的行为有许多矛盾，甚至走向极端，但其本质是对生活境遇的一种直面。”上戏表演系主任肖英重塑了繁漪的形象，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展现了对生命深度的探索与表达。

## 《点石斋画报》140年展精选20幅原稿首次批量展出 这份新闻画报留下图像宝库

■本报记者 许畅

中国最早、影响力最大的石印新闻画报《点石斋画报》今年诞生140周年。恰逢国际博物馆日，“传奇”与“新知”——《点石斋画报》140年展18日起面向公众开放，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联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将展至7月21日。

展览精选近140年前《点石斋画报》原稿20幅，首次批量展出。展览从《点石斋画报》原稿及晚清出版物等一手史料出发，对《点石斋画报》的诞生、内容、影响进行展示，吸引市民读者“重返”点石斋印书坊工作现场，重读19世纪末妇孺皆知的第一画报，阅览晚清社会“时事”与“新知”。

《点石斋画报》1884年创刊于上海，创刊于1898年。历经十余个春秋，登载4600余幅作品。在照相技术尚不普及的年代，《点石斋画报》留下了社会生活宝贵细节。各种重大时事新闻、社会见闻、人物侧写和世界新奇的描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既是回看晚清社会的“万花筒”，也可从中一窥当时百姓趣味和关注点，形象反映了19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面相。

“展览尝试以出版史的视角来重新解读《点石斋画报》，探索印刷发展对画报的诞生提供的技术基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副馆长王晨表示，《点石斋画报》开启了注重新闻性、图文并茂的画报传统。20幅约140年前的《点石斋画报》原稿，能让读者穿越时空，直面画师创作时留下的笔触，看到包括粘帖、修改在内的所有细节。她透露，展览在选取《点石斋画报》图像时，给予上海本地建筑、街景、时事、趣闻更多篇幅，希望能让观众对

展览内容产生共鸣和联接，同时也阐释《点石斋画报》图像来源、画风技法的多样性等。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首次批量展出馆藏原稿，诸多文物首次面世，让更多观众看到难得一见的文物真迹，领略海派文化魅力。”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蔡争平谈到，《点石斋画报》在中国出版史和上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开启了图文结合新闻阅读模式，传播了新知识和上海多元文化，也为研究近代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原稿既有观赏性，包括精美绘画、书法、篆刻等各组成部分，细节生动，也具有研究价值，线描、拼贴、修改痕迹一览无余。展览还将手把手教观众解读原稿，从印刷、装帧等各个维度来理解原稿的诞生，重回创作的历史现场。比如，以吴友如《申江胜景图》中的《点石斋印书局》为底本，展览使用动画特效还原了点石斋印书坊的工作场景，让落石、压制、印刷等环节“动起来”，生动形象解释了石版印刷各个步骤。

为介绍《点石斋画报》的缘起和影响，展览还展示了包括《格致汇编》《申报》《瀛寰琐记》《点石斋丛画》《影园画报》《世界》等相关晚清书刊30余种，其中不乏在展览中首次亮相的珍稀版本，以及各时期不同版本的《点石斋画报》，以物证史，铺陈画报发展史。其中，《格致汇编》是中国及上海最早的科学杂志之一，致力于大众科普，引进大量科学文章和插图。于1877年第二卷刊登的《石板印图法》，详细介绍回答了石印诸技术问题，解释《点石斋画报》印刷方法。国人创刊的第一份摄影画报《世界》于1907年在法国出版，以铜锌版为照片制版，用重磅道林纸印刷，存世量少，见证了画报史发展的新起点。